

2011 年度 財団法人交流協会フェローシップ事業 成果報告書

跨文化現象学的現況與發展

国立中山大学 哲学研究所

廖欽彬

招聘期間 (2011 年 6 月 28 日～7 月 27 日)

2012 年 3 月

財団法人 交流協会

「跨文化現象學的現況與發展」研究報告書

廖欽彬

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前言

在前往立命館大學間文化現象學研究中心做研究之前，筆者一直認為自身到目前為止的田邊哲學研究缺乏文化哲學論述，所以難以在現今日新月異的異文化交涉問題上，帶來具體的解決方案。相對於此，現今的日本現象學界，特別是立命館大學的谷徹教授，率先以現象學的方法審視日趨重要的異文化交涉與衝突的諸問題。谷教授近年來在以歐洲人的哲學立場分析異文化交涉問題上，著力甚深。筆者正是以上述學術背景與動態做為考量，重新省思東西方哲學今後可能的發展動向。

當日本哲學隨著戰前日本帝國勢力的崛起，似乎有與西洋哲學並駕齊驅的氣勢。日本哲學家認為當時西洋哲學的發展已走向末路，標榜宗教哲學式的實踐才是哲學發展的新方向，甚至主張其能在哲學思想界引領風騷，更能對人類未來的現實問題提出有效的解決方策。然而，日本哲學隨著帝國的瓦解與美軍的佔領，被戰後知識份子貼上「御用哲學」的標籤。這些知識人甚至隨著戰後的自由民主主義路線，將日本哲學的發展視為無的存在。前人的御用哲學，代表的是舊理念，是應該被避諱與批判的對象。戰前形成的日本哲學，就在此種歷史的審判下夭折。所幸日本哲學在近二十年，再次受到日本哲學界的注目，前人所經營的哲學結晶，也得到了平反。這也使得只將目光放在西洋哲學的戰後洋學者，也不得不重新思考何謂對日本人而言的哲學？只有西洋人的哲學才是哲學？或亦所有從事哲學工作的人所提出的成果也是哲學？這些哲學對現今人類有何種意義呢？等問題。

筆者就在上述問題意識下，應谷徹教授的邀請在立命館大學間文化現象學研究中心主辦的學術工作坊「京都學派與現象學」上，演講「田邊哲學與現象學」，思考日本哲學與現象學的交涉情況、日本哲學的出路等問題。此演講內容帶來了以下諸回響。譬如，日本哲學與現象學的研究已是不可避免的重要課題，實踐哲學與文化哲學或亦現象學的開展尚待後人的研究等。筆者非常訝異現今的西洋哲學專家對於日本哲學的態度極為友善。這正印證了跨文化、跨國界哲學是今後哲學的發展趨勢之一。

筆者在工作坊得到善意回應，於研究間接觸與研究了谷徹教授近年來大力提倡的「間文化現象學」。以下筆者將分成幾部分，來做簡短的研究報告。

二、「間文化現象學研究中心」成立的經緯、宗旨與現況

谷徹教授於 2008 年，以「間文化現象學研究會」為出發據點，在獲得校內外的學術資源與獎勵後，擴大歐陸哲學的基礎研究，特別是現象學，並定期舉辦讀書會、座談

會、講座，還舉辦國際研討會，以召集海內外歐陸哲學研究專家進行學術交流。另外透過海外學者引介和海外研究機構、學界進行合作與交流等事宜。「間文化現象學研究中心」便是在此情況下於 2009 年成立。

由於二十世紀哲學有以現象學運動的世界發展為中心的趨勢，在此種潮流下，世界各國競相設立現象學研究中心。間文化現象學研究中心的成立，亦可說是現象學運動的結果之一。此中心主旨除了推廣國際合作外，因應此哲學發展動向積極建構具有日本獨特性的研究據點，並企圖拓展現象學研究的新視野。

而中心特色在於，以現象學來解明「間文化性」(即異文化之間的特殊性)。具體來說就是解明構成異文化交涉下所產生之經驗的結構及其結構的問題與可能性。此種立場異於一般的文化或文化現象研究的立場(亦即外部現象的捕捉立場)。此中心標榜從現實生活中出發，企圖從經驗內部來解明造成異文化之間差異的基本結構。

此中心試圖不斷藉由和異文化(他國)的現象學研究者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來拓寬研究領域與視野。另一方面，企圖提供下一代研究學者的對話平台，進而促使下一代學者間的交流。其目的不僅在於加強內部(國內)與外部(國外)的整合，還顧及到世代交替所帶來的批判性思惟。

中心發展現況(到 2011 年為止)除了教師之間的學術交流外，另與海外研究機構(如哥本哈根大學、首爾大學、中國中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附屬研究機構)互派學生與青年學者進行實質的交流(如定期的講座與研討會等)。此外，還將成果集結成書或期刊雜誌，以期形成新的哲學思潮。

三、何謂「間文化現象學」

就谷徹教授提倡「間文化現象學」的構想來看，現象學必須從在現代社會中實際產生的異民族、異文化、異境等問題中出發。也就是說，其必須奠基在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具體經驗上。至於何謂現象學方法，谷徹教授在大方向上，則提出胡塞爾的現象學、海德格的存有論、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德希達的解構或後現代主義立場等。谷徹教授藉由歐洲人的哲學立場，來分析異文化交涉的問題，成果斐然。在此過程中，其還援用日本漢學家白川靜的字源學，企圖以具日本獨特性的漢學來建構「間文化現象學」。此做法改變了哲學是西洋人的哲學思維這種說法，試圖提供一個跨文化的哲學視域。

根據谷徹教授的現身說法，其所謂「間文化現象學」仍然必須以自身腳下的實際經驗與固有的哲學立場(如西洋哲學研究者，就必須倚靠其西洋哲學立場)出發，其絕不能是任意地利用所有東西哲學思想資源，來解析特定或任何一種文化現象。就此方向來看的話，其欲建構的「間文化現象學」仍然非常的歐洲。然而，就其從白川靜的字源學解析實際生活經驗的立場來看的話，卻又讓筆者感到其追求的「間文化現象學」具有東方色彩。若從該中心的宗旨、立場與特色來看的話可知，其揭示的「間文化現象學」，並非由特定的文化、立場或方法來決定。無寧說那是一種藉由觀察、分析、思考在吾人現實生活中具體的異民族、異文化、異境等經驗所產生的方法學。若是如此的話，我們可了解到「間文化現象學」的形成，並非谷徹教授一人所能造就的。從抽象層面來說的

話，有關於實際經驗的抽象思維，已不再是特定文化的哲學工作者所能擔負的了。簡言之，「間文化現象學」可說是所有從事現象學研究者的共同學問。換言之，每個人也只能以一種特定立場來建構所謂的「間文化現象學」而已。

筆者在此將藉由簡略分析谷徹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身體與混血〉(《西田哲學會年報》2011年7月)，來審視其「間文化現象學」的立場。

谷徹教授應西田哲學會邀請，於該學會年度大會的討論會「身體」中發表自身的「間文化現象學」立場。主要是透過對胡塞爾現象學的理解，來探討西田哲學的「歷史性身體」概念。谷徹教授針對西田的「歷史性身體」概念，並沒有多大的著墨。「歷史性身體」這一概念出現在中期西田哲學的發展中。當其哲學被同事田邊元及門下生戶坂潤批判為是一種未能對應歷史、現實世界的寂靜哲學時，西田開始重新思考自身場所論與存在論(即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之存在論)的結構，透過對「歷史性身體」的闡述，企圖重新建構一種能對應歷史、現實世界的哲學體系。「歷史性身體」可以說是西田哲學脫離寂靜印象的重要概念之一。

谷徹教授在文中並未言及上述的西田哲學發展，直接針對「歷史性身體」提出胡塞爾現象學的座右銘「回歸到事物自身」(zu den Sachen selbst)，並說明其懸擱(epokhe)與還元(reduktion)概念的重要性。谷徹教授認為，胡塞爾所謂的現象是指出現者唯有在出現時，才能被承認，而意識作用的對象(noema)這一具名詞意義的存在，唯有透過意識作用或意向性(noesis)，才能變成現象。胡塞爾重視的不是作為名詞的存在，而是作為動詞的存在。

谷徹教授透過這樣的說明，試圖防止存在自身的自我同一化，並強調為了防止該情況發生，必須不斷進行自己否定即肯定(即胡塞爾所謂的懸擱即還元)的運動。此種對胡塞爾現象學的詮釋方式，正是谷徹教授分析西田辯證法式身體論的基本立場。換言之，此種論述方式所顯示的是，谷徹教授透過胡塞爾現象學式的觀點，將西田身體論連結到自身對間文化的想法上。此種哲學營為可說是谷徹教授對「間文化現象學」的一種建構。藉由上述內容可印證「間文化現象學」是一種以實際經驗與固有的哲學立場為出發點來檢視對象(西田哲學)的學問。

四、今後的展望

透過以上對「間文化現象學」的分析可知，「間文化現象學」是由非特定文化的現象學工作者以西歐現象學的方法，來處理異文化交涉下現象問題所形成的新學問。因此並非專屬於某種文化圈下的產物。然而，此種具開放性質的「間文化現象學」很可惜的必須得由懂現象學的人來建構不可。若是如此，我們不得不思考的是，若「間文化現象學」的開展只是以胡塞爾現象學為始的近、現代歐洲現象學之再開展的話，那麼它對於沒有處在產生現象學的非歐洲世界的我們而言，是否是一種具有具體經驗的學問呢？此學問若不是奠基在東方人的現實生活的話，那麼它只不過是另一種揭示理念的哲學而已。

筆者並不想質疑「間文化現象學」是否能處理異文化交涉上的問題，而是單純從檢

視的角度合理性地懷疑其是否具有普遍性。筆者所欲問的是，是否每個人都能以該方法處理或看待現今日新月異的文化現象。雖說如此，反觀筆者自身從事研究的日本哲學（特別是京都學派的哲學），並無法像現象學那樣處理異文化交涉上的問題。因為京都學派哲學大多以宗教哲學為其基調（無論是禪宗式的或淨土真宗式的），其哲學所強調的是宗教式的社會實踐。京都學派哲學家相信唯有在現實世界中的實踐，才能確保哲學的生命。然而此種「生命中的實踐才是哲學」的說法，雖是當代社會所需的指導理念，但只要我們處在異文化交涉下的世界裡，就不得不對「間文化現象學」採取開放的姿態。若是如此，今後「間文化現象學」的發展，勢必會成為東方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源。

最後欲附加說明的是，筆者參與谷徹教授在學部的哲學概論課時，發現其以「間文化現象學」的立場重新詮釋西洋哲學史的發展，非常耐人尋味。具體內容的闡釋，有待谷徹教授的專著問世。另外，筆者藉由和該中心研究員青柳雅文先生舉辦讀書會，窺探到法蘭克福學派辯證法的本質。將其相較於後期田邊哲學的辯證法的結果，發現法蘭克福學派辯證法始終站在理性主義的立場，來辯證神話（非理性）與啟蒙（理性）之間的關係。相對於此，田邊的辯證法充滿了他力信仰的性格，這是一種對理性的另類批判（即他力宗教式的批判）。但這並不代表理性不重要。田邊的辯證法所要表達的是，唯有不斷透過「自我犧牲即自他救贖」的實踐，才能使宗教與理性得到正當性。法蘭克福學派辯證法與田邊元的辯證法各自呈顯出東西方哲學家對理性的定義與想像。此研究課題可說是讀書會所帶來的珍貴禮物。